

# 板 闸 三 座 观 音 庵

沈国栋

板闸观音庵有三座：第一座位于风光秀丽的后湖亭东岸，建于清朝康熙五十三年(1714)。第二座位于板闸太平街堆上，建于清朝乾隆三十九年(1774)。第三座位于淮关对面的里运河南岸，原名观音寺，建于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

第一座观音庵占地十余亩，近百间庙堂。殿堂正殿供奉着一位传奇的神僧，这位神僧从云台山将观音大士神像背来板闸后湖亭东岸，在此建立庙宇供奉观音菩萨。两年后，由淮关监督在原湖心爱莲的旧址上重建观音庵。此庵历年香火不断，方圆十里百姓一年三节都来烧香拜佛，供奉神灵。1944 年日本鬼子打到板闸，观音庵遭到几次轰炸，几乎将此庵夷为平地，守庵护持蔡长林的一条腿被炸断。1945 年初新四军在板闸一战消灭了日本鬼子，虏了伪军，板闸宣告解放。新四军来到了观音庵驻扎，治好蔡长林的断腿，保住了他一条性命。接着新四军又重新修建观音庵，在此设立中共华中分局主办的“苏皖教育学院”，为我党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干部。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亲自视察此地，并将这里称为我党的“红色摇篮”。

第二座观音庵在板闸太平街堆上，此庵占地只有一亩多地，整个庙宇呈四合院形状，其中分大殿、偏殿，门口有五级白矾石台阶，进入庙门有一四方天井。大殿里供奉着观音神像，偏殿住有僧众、主持。此庵供板闸圩里人常年烧香拜佛，香火很旺，庵堂用度都是关署官员和板闸富商向庵里施舍，并负责修缮，因此庵结构方整，有时板闸人还将庵里作为戏院子，在这里开锣唱戏。

第三座就是河南的观音庵了。此庵建立于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由关署监督向俱所建。占地十余亩，有庙宇九十九间。是一座南北狭长依河而建的庙宇，青砖黛瓦，枣红墙院，庵坛连体，是典型的淮安古建筑风格。中间设山门，局部二层楼宇，呈南庵北坛建筑布局。山门口，白矾石三层台阶，杭凳高的汉白玉门槛，左右石鼓神鹿走兽。南侧六角方框内嵌着“观音庵”三个大字。两座楼殿及神坛的屋巅之上，都设有一个大铜葫芦，格外亮人眼球。又因此庵建筑在运河堆上，居高临下，更显气势恢宏。令人惋惜的是毁于几次战乱。

河南观音庵里有一尊观音大士佛

像，十分珍稀。这是一尊巨型的、翠玉佛体、金心、银胆的大佛像，立于用紫檀木雕刻的莲花宝座上。在大殿神台周围悬挂的琉璃灯的照耀下，垂眉庄严瓔珞容和的观音菩萨像显得栩栩如生，更令人肃穆敬畏。前来朝拜、还愿的人络绎不绝，常年香火不断。这尊珍贵的国宝玉观音以及庵里许多价值连城的文物，在抗日战争中全被日本鬼子盗抢回国。

庵院内还有一棵三人合抱粗的银杏树。一进山门就看见树上挂着一对树乳，树的正面有一座青铜香炉，供朝拜的善男信女焚香，祈求神树庇佑。神奇的是独颗银杏居然开花结果，每年到银杏收获季节，周围很多人都去祈求神果，意在多子多孙。可惜的是此神树也毁于日本鬼子炮火轰炸。

此庵和尚隆輿方丈，8 岁入庙，谥号：快言法师。他勤奋好学，不但诗经娴熟，精通国学，而且是一位书法大家，还与观音庵东五里、淮上第一名刹“湖心寺”的方丈和尚楞定法师是挚友。两位大师经常往来，在一起切磋佛法经书和书画技艺。民国二十二年(1933)，淮安县举行一次会考，隆輿和尚一举获得全县第

## 船 闸 、 船 桥 、 码 头 与 交 通

樊国栋



明明已经改造成了一座石闸，为何它所在地——风里，却长期称为“板闸”？先人对板闸的印象何以如此深刻？继续发掘下去，能发现改建前有关“板”的蛛丝马迹吗？

闸底板材依旧，罕见木石合体

随着第二次考古发掘的展开，发现闸底几乎全是木料遗存，连卡住两侧闸门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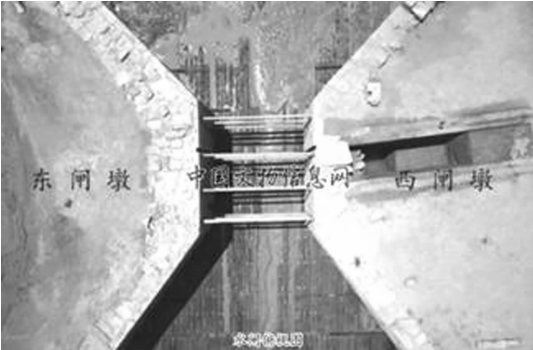
槽的竟也是木门槛，长 6.42 米，宽 0.24 米。为便于介绍构架的别致，先从最后清理出来的地桩说起。

密密集集扎于地底的木桩，考古人员称作“地钉”，上面铺着横向的“龙骨木”，与下面的地钉以卯榫相咬合。龙骨木之上，则铺着纵向的枋木，并排拼接，内藏横向的穿带榫加强连结，考古人员形象地称作“底板”。底板中部的一些枋木已缺失，南北两端各有一排横铺的条石保护着，条

石之外用石柱加固。底板之上，还分布着 10 根木质“横梁”。以门槛为界的迎水南塘横梁 4 根，分水的北塘多达 6 根。因受到水流的破坏，每根梁的中部损毁严重，两侧成排的残梁深深插入条石墙肚；不少残梁留有契口及铁钉眼，推测是不同长度的木料拼接后，再钉于底板之上。

看来，先人将板闸正身改成本石闸墙时，并没有全部拆除木结构，而是有意识以底板和横梁为枕木，直接将条石错缝垒砌至顶部的。至于为什么建木闸的第二年，就急于将闸塘木板墙换为长条石？为什么底板没有换成石料？看来，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垂直竖立的板墙，禁不住水流的横向冲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首先暴露出弊病来。当然，拆建时底板损坏的问题尚未暴露。底板两端铺条石保护，上方钉横梁加固，是先人为排除隐患增添的。因当时石料紧缺的问题，限制了改建的彻底性。

上移风闸本是古代罕见的大型板闸，即使改建成石墙，充其量也只是“板石合闸”，“板”与此闸结下不解之缘，地名“板闸”遂被叫响。（待续）



## 正 面 石 狮

陈民生

人们见过无数侧头、歪头、斜头形状各异的石狮，却很少见过正面昂首朝天吼的石狮，因为那是朝廷衙门前专置的稀罕宝物。而在淮安樵关衙门前，却就有这样一对稀罕之物，成为板闸淮关上绝景名胜，参观瞻仰的人潮，络绎不绝，留连忘返！

相传，雍正年间，雍正皇帝有一位国舅叫庆元，他在京城里拈花惹草、无事生非，弄得朝野上下不得安宁，雍正皇帝伤透了脑筋，便让他到肥得流油的天下第一钞关——淮安樵关任监督。他当然高兴地答允了。雍正为了他好开展工作，赐他两眼花翎二品官衔，见官大三级。这位国舅爷不日走马上任，在关上刚料理了几天关务，就倍感繁劳郁闷，便跑到淮城里总督漕运邵院来清闲。总督大人见他是个国舅爷，盛情款待，酒席之后，他便住在邵院里不肯走了。总督大人哪有闲空老陪他，便道：“国舅爷，淮关是朝廷财政的依赖，一时一刻也少不了您呀……”国舅爷却说：“淮关衙门太小，又不好玩，我就在你这儿不走了。”总督大人一听，忙说：“这好办，我出资帮你在板闸建座和我总督府一模一样的淮关衙门。”不久，淮关衙门建好后，他才回淮关上班。回去后，他又立即调用兵卒，在衙门最后边建起座专供游玩的后湖亭花园。

时隔不久，波斯国向大清朝政府进贡两对屋檐口高、纤尘不染、白矾石正面朝天吼巨型雌雄石狮。当两对宝贝运经淮安樵关时，国舅爷如获至宝。他当即扣留下一对，写了个欠条，交给赠送国宝的波斯使节，说：“你到京城后，凭我这个欠条告诉雍正皇帝，就说有一对

石狮子被我收下了！”波斯使节走后，天大的难事来了。在那没有吊车的年代，这对如此笨重的正面朝天吼巨型石狮，怎么才能弄上岸，再运到大关衙门前呢？聪明绝顶的板闸人，调动众人的才智，群策群力，终于想出了妙法：用粘液很多滑动力极强的大批大葱、大蒜铺垫在整圆木上，将这对石狮慢慢地拖滑上岸，再慢慢拖到关署门前。这时，人们才发现：他们拖来的不只是雌雄一对石狮，而是三只石狮，因为，在那只母狮怀中还抱着个小石狮。由此，民间就有了“淮关衙门三只狮，国泰民安为民子。”这“民子”泛指黎民百姓。令人万分痛心也万分可惜的是：这对无价之宝的正面朝天吼石狮，未能逃过 1966 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这一劫，被造反派打得粉碎，烧成了石灰。

痛哉，惜哉！而另一对运往京城的石狮尚在，存放在天安门内甬道两旁。

审讯石狮

提起淮关衙门前那对纤尘不染、白矾石正面朝天吼巨型雌雄石狮，人们讲起了审石狮智断无头案的趣事。

有个穷苦的孝子，在石狮前卖油条，卖点钱好为父亲看病，万没想到钱却被小毛贼偷走了。那孝子哭得要死要活。有人帮他出点子说，你快到关衙门里报案，关役们也许能帮你抓到那个小偷。关大人听了那位孝子诉说后，问清事情就发生在刚才，他立即令关役们排成人墙，将石狮周围围死。他要审问石狮，找出偷钱贼。

石狮前顿时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

通，人们都好奇地争着看淮关大人如何审问石狮。大人命令差役们围成人墙院子，只准人进不准人出。审石狮时，大人威严地站到石狮前，审问起石狮：“石狮，你知穷人生活得有多难吗？更有那位卖油条的孝子，卖几个钱回去好替父亲治病，却被小毛贼偷走了，那偷的不是钱而是穷人的命啦！我现在带头为他捐款。”他说完，随手从身上掏出 50 枚铜板（那时用的钱是铜板或时钱），放到事先准备好的水盆中。在石狮前做生意、办公务、过路的好些好心人，也都跟着淮关大人捐款，这个捐给他十个铜板，那个送他一吊时钱。大人随即命令，人人都要捐，不论多寡。于是，逐人依次向水盆里放钱，放过钱就可离开审判现场。

人们都爱心十足，人人争先恐后，个个抢着向水盆中投钱，不一会儿，水盆中已有半盆铜币，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这时有一个人，将钱向水盆中一放，顿时冒出几个细小的油花子，淮关大人立即要关役将那人抓住。大人威严地责问他道：“卖油条孝子的钱是你偷的，铁证如山。快把钱交还给人家，那是人家的救命钱啊！”

那人在铁证面前，哑口无言，只好乖乖地将偷来的钱奉还给那位孝子。那位孝子千恩万谢淮关大人，众人也盛赞大人有能力有智慧。

求子美俗

淮关板闸民情美俗与历史文化名城淮安同样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独特淳朴，自成一体，令人赞不绝口。

解放前及解放初期，板闸有几

十户人家从事毛巾生产，毛巾业声名远扬。其实板闸不光是毛巾生产历史悠久，其它织造产品，如纱袜（当时叫洋袜）生产在苏北地区也是比较早的，二十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初，“叶厚记袜厂”算板闸当地一家知名企业。

古代的袜子称为“足衣”或“足袋”，通过数千年的演变，才发展到现代形式的袜子。古代民间的袜子一般用棉布缝制而成，富贵人家也穿绸缎袜。外国工业化生产袜子始于 1860 年，1879 年欧洲国家将针织品输入中国，袜子、毛巾以及其它针织品通过上海、天津、广州等口岸传入内地。受其影响，民国初期沿海进口商埠办起了针织企业，开始工业化生产“洋袜子”。

板闸西后街的叶家从 1929 年开始用机器织“洋袜子”，算下来，这个时间比沿海商埠、江南城市针织企业生产袜子晚不了太多，赶了一个新潮。叶家袜厂是一典型的家庭作坊，创业人叶正起，多年来做小生意为生，家里儿女多，二十多岁的，十几近二十的，当时都在寻生计。机器织造袜子这一尝试，使人口多、生活负担重、没田没地的叶家显现了生机。年轻人多，人手多，是叶家兴办袜厂的一个优势。叶正起有远见，看到厂家商铺都有一个字号，他为初创的袜子作坊取字号为“叶厚记”，因为儿女的名字分别是叶厚全（叶仁波）、叶厚荣、叶厚玲、叶厚云等。字号既定为“叶厚记”，兄弟姐妹们个个责任在心，有分工，有配合。老大叶厚全负责总体事务，侧重采购、供销和外部的应酬，外称叶大老板，二弟叶厚荣负责财务和生产流程控制，妹妹叶厚玲、叶厚云在织袜技术方面都相当不错。“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叶家人在不长时间内齐心协力把“叶厚记”品牌在市场打响。

产品质量好不好，市场说了算，历来如此。“叶厚记”袜子经得起挑剔，质量可以用“紧、松、大、光、齐、清”6 个字来概括，即袜口和袜筒紧，袜底松，袜后跟大，袜表面光滑，罗口平齐无歪斜，针纹组织清晰，无露针。由于在生产每一流程上都严格把关，当时产品销路较广，除了当地和两淮销售，还远销北部的徐州及其下属四县（丰、沛、邳、睢），以及泗阳、宿迁、新沂、海州、连云港，东部销到盐城、阜宁、滨海，南部销到宝应、高邮等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二老板”叶厚荣，实际更像一个兢兢业业、忠于职守的一号技师，整天只想着把袜子做好。他专心于漂染工艺和织袜机保养。漂纱染纱属于前期流程，如果处理不当，影响袜子的色泽，容易掉色，为了得到理想的漂染效果，他一边又一遍调制染料。白天和染料，纱缸打一天交道，晚上又抱着织袜机修理。

那时候织袜是用手动铁机，其它工序则要靠手工。袜体织造以前，有漂纱、染纱、摇纱等几道工序，袜体织造以后还有绞袜、烫袜、整理等工序。叶家袜厂兴旺时，有十几张织袜机，除了一大家的劳动力全部用上，还聘用了十来个工人，家里老人、孩童也起早带晚地做摇纱、烫袜、整理、贴标签等下活。“绞袜”这一活儿耗时特别多，对场地没什么要求，适合于请别人领回家加工，袜厂生意好时，亲朋好友以及周边人不下二三十个人为叶家袜厂代加工绞袜，获一份加工费。说句戏言，板闸当时就有“亦工亦农”人员了，周围农民边务农，边在家里绞袜，参与了工业产品——袜子的生产（“亦工亦农”是我国上世纪 60～70 年代特定时期的称谓，即，一部分农民在工厂需要的时候是工人，不需要的时候的继续做农民）。

在二十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洋袜子”尽管有人穿，但如果每天穿袜子，许多人是消费不起的。没有成为真正的大众日常消费品，往往是省着穿，因而袜子的销路有限。袜子消费者分散在四方各地，各地的销量不大，要把生产的袜子卖出去，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叶家除了自家人到外边销货，还委托淮安、淮阴店铺代销，也请人带货到更远方去销售。

关于去外地销货，曾发生一件惨痛的事情。1936 年的一天，叶家的大女婿谷三先生和另一位王姓朋友用自行车背着一大蔑箱的袜子，去阜宁一个集镇销售，那天出发时间非常早，他想去早回，晚上赶回家吃一位亲戚的喜酒。车行十多里路以后，至下关东边，天才有一些微亮，此时遇到了拦路抢劫。透过模糊光线，他们认出对方是熟面孔，想和对方套近乎。这时对方发现不妙，随即下了毒手，把谷、王两人杀害。家里四处寻找，第二天才得知被害，痛心疾首。谷三先生当时 30 岁左右，还没有孩子。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办个企业，让企业持续兴旺，确实不易。土匪和地痞多得很，有人偷和抢，有人讹和诈。日本鬼子来了更是苦不堪言。1939 年日军侵占淮安，地处交通要塞的板闸老百姓纷纷弃家躲避。这次叶家不但遭烧遭掠，还发生一件大事，此前刚刚购买一批原料——棉纱，木船运到的时候，日军正驻板闸，于是就联系运河西边杨小艇一家靠河堤的人家，作为临时存放地。过了个把月日军走了以后，这一大批棉纱无影无踪，这户人家推说他们也外走躲避日军，坐在床上让送灯笼的男人如闹新房一样地闹，闹得越凶生得越快，同样要请送灯笼的人吃饭喝酒。据说送灯笼人如果吃不喝就晦气，家里就要出事。

1948 年板闸解放后，叶家袜厂迁移到板闸南街马巷，继续生产经营。1954 年，镇政府动员各家各户走合作化道路，组织成立了毛巾生产合作组，这时候已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叶家袜厂停业，叶仁波、叶厚荣兄弟俩都加入毛巾生产合作组，1955 年毛巾合作组又改组毛巾合作社。由于毛巾业在板闸是龙头行业，成立毛巾合作社以后，袜子生产在板闸划上句号。

叶厚记

袜厂